

文章正宗

十六

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人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度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
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
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
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三三七

卷十五

一

章

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
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
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
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
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
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
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
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
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
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



矣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如使之多與之因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三上上愚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力獨免而貧者必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公家新嘗謂其為未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則者實謂始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偉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凡云懼田人流為工商浮窳盡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且日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

四

卷十五

二

章

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書重更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行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如見及此而已求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必願同蒙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理饒之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之事以

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除其言之宜爲長者所笑
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言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
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
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且當賢者類舉今有罪
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況聞於大君以二千石
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且道斯古人之所難而
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邠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
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道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
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古聞于敬所餌與此類
又聞于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虛
礪燥悍所中懼傷于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
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
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
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感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
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一石之精純踈密其
特異而究之上下土之薄厚一石之高下不可知則

依而產者固不一性必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
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余美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
華溫柔其氣，其流皆曰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
樂愉愉由其氣，其味而一者則奔突結澁下大下小色
如枯骨或類死灰，其氣不發其齒積類重濁類璞食
之使人便毒，其味則如金風戟喉癢肺癰關不聽心
煩喜怒肝舉氣剛不，此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
美而不必唯土之信，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
解之近不至於是故，以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
者則東南之竹箭，其味則如岐採曲皆可以貫，其草北山

卷十五 四

之木雖離奇，其味則如甲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
航千仞之淵，其味則如北土，一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孿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
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二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
以擊考，若是而不大，其味則如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
飲其羊關，穀而轉輸，石皆可以為師，儒之沽名者
皆可以為大，其味則如西，一星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
山西之冒沒，其味則如，其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
山東之稚駉，其味則如，其力農桑，吹糞粟者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先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好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三〇八十七

六十五

五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眄睐思有以已凡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睨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恃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化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

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誥而退矣愚敢厲銳擐擊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怕义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嗷嗷說說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溥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

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
知然則凡之所以學者無顧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
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
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
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
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
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左
袒矣號姻婭皆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孫親
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城獲僕妾而藏

四

一五

一五

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將
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
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
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以存
其道客者欲以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以存其戚閨門
之內子姓親昵欲以存其恩城獲僕妾欲以存其生
將率胥吏欲以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
凡今天下欲兄以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皆獨喜兄
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有親而與讎不及中
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
而抃則愚願推肥牛擊大豕割羊以爲兄餽窮隴
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
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出迥致五藏之安心恬
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惻悻訢歡流聲與於
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
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瘦守無所師之術尊
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
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此以無任疑懼之甚宗
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
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摸其文示余云若將聞
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
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知其時
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
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動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世今所謂

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摧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效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定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適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焚其焉固無

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鄠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埽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人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賈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然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

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怳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孰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尚士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堂營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

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僕亦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薤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隋虛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嗾者也遂退託鄉閭家孰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

跼顧尚何能仰視。但走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年之表。何間。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
異人異。無嚮時之。言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清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
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來
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
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
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在須南郭。獻議曾參。徒七
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驛。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
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

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理固然也。且湯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
冒苟進。邪薄之夫。遂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
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其
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
實其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
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
白

韓愈送許鄴州序

愈嘗以書自謂。必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

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下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左乃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若如影響曾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

大正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卷之十五

卷之二十二

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玄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方無之字非是今疑其信當作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

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恒水旱厲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
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
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
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
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府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颿或作飄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功

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曹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州或作洲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胡或作夷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牙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

歷河高平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御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公付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

用李絳議以韓重

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

名振武重華後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

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

萬無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賦

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

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

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

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

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

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

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

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

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

山之際

或作險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

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
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
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
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
於無事時督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
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
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
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
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繼

三五九小十六

文十五

十六

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

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

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二三數也今
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
歎懷音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
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
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
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比相勉
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逐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首韓柎

握刀左右雜佩帟或作柎方以柎本刀下有左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今按若如方意

則當云左握刀古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唯右有佩也在

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掛亦非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

弓韋服韋或作在方从抗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

也然詩云言韋其弓又曰父韋二弓則韋字可通作盃字用矣此弓韋服謂結弓於服耳况弓云施弦

真否於服無利矢插房方云左傳插矢於房俯立迎道左

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

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

或有及館又如是一句方从閣抗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策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

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惟在府如此乃見其薄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為是

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

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

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

曰然今季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

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
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君嵩邙邙漚穀之間

一盤

或無人與之

食字

出遊未嘗以事辭勸

之仕不應

事辭或作事

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

道理辨古今事當與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

下流而東注若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

之先後也若燭照夜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

自者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

大三可平七小五十五

文一五

十八

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
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

有所出

收蜀本作牧歸方以閣杭本作師今按當从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出方從閣

杭本作

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

之辭於是撰書詞具焉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

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

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車載書冊問道

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至張士東門外酒三

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

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

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荆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之土者若知其職乎蓋

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之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乎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上

司馬遷答任安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

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此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望

也而流俗人之言僕未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

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劓動而見尤欲益反

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誰語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

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天質已虧缺

大司九十六

文十五

廿

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

而自黜耳

師古曰黜汗也

書辭且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

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怒以度己也

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

恐卒然

不可諱

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

繞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請略

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時之修身者智之府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為士

也

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師古曰憐亦痛也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恥也

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繆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

子曰同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豈莫不傷

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

薦天下豪雋其感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

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

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此下

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

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茸之中師古曰闡茸也廼欲

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伸不亦輕朝廷羞

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

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師古曰不羈也譽

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

上之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整

天故絕賓客之知志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

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如公主上而事乃有大謬

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

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為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

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

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

孽一曰齊人謂鞠餅為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殺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

者皆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

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沫古類字類灑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盤類冒

紀也首嚮也考丘權反冒莫克反首式救反矢盡故

張弩之空弓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

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

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

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

歸以其當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

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滿言顏

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敗壞

也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

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

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

蠶室師古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

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

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輕也假令僕飲法

受誅苦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

受誅苦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

大三四

文十五

共三

本列

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上何也

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

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趨為也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

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鬻吐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

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

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罽檻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

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

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

則頭搶地師古曰槍于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

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

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

為沫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

也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法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

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孥至激於義理者不
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
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師古曰
也音人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辱
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
北郊民而聾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况若僕之
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

三六六

文十五

二五

宋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
貴而名靡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
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
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
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
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

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

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

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

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三石年小三十七

文一五

六六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

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宕奇

偉亦以見如此之材而因言事實之腐刑可為痛惜

也揚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

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文英俊諸儒名顯朝廷

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

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關門惶
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
敬子少顯朝廷一朝晡味語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砥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厚然竊恨足下不

恨足下不深推其終始而根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
之愚心若指逆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
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
政事曾不能以此明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
責以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
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
不可勝量君子游道以忘憂小人之全軀說以忘罪竊
白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
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
復用此為幾職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而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
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魚羔斗酒自勞家本秦
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附走而呼鳥鳥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穠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持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成邱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
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

五一五

十七

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
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
之有董生不云子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
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
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
僕哉夫西河魏亡文侯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
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雖舊士臨
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
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顧勉旃
毋多談。按憚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辭涉怨望又
不以荒淫為不可故附注
于此而不入正宗之日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
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賤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
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
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
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
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
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
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
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
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
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古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

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者二字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荷

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

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

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他可不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

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竣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為病且無使勅者再剋

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

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

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

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

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

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

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

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

而足允幾刑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
何也刑或作於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所以發吾之任言

愈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御小物者也
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邪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比將息之

三四四十九

三一五

卅

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
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
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
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
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
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欠所與交往相識者
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
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

